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十節

時候談的甚大，杯盤早已狼藉，勝爺說道：「替古人饒舌，好比紙上談兵；酒過千杯，不過一醉。請問寨主珍珠燈之事，怎樣辦理？老寨主可能成全勝英，獻了珍珠燈，救小弟一條性命，再生不忘大德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珍珠燈是皇上家的，在下實不敢損壞。珍珠燈之事好辦，我與明公且盤桓幾時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老寨主果能將珍珠燈獻出嗎？」閔士瓊道：「好辦好辦。我再請問明公一言，五霸之時，哪位藝業精奇？」勝爺即答道：「古聖先賢，各有奇才異能。」二人談話的工夫甚大，天已黑暗，嘍卒掌起幾對紗燈，兩廊下照如白日一般。勝爺又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在其位，謀其政；乾何事，思何理。也不必替古人饒舌，珍珠燈之事，老寨主怎樣辦理？」閔士瓊道：「頭次盜燈，吾之道友掉換假燈，教我言而無信；二十六日明公赴會，在下預備的是上等酒席，皆因趙仁誤事，品行不端，酒內暗藏毒藥，大背天理良心，我閔士瓊慚愧之甚。今日十數省高親貴友在場，咱都是好武的朋友，我閔士瓊欲與明公十陣賭輸贏，短打長拳，水旱兩面，或用兵刃，較量十陣。如果輸贏皆五陣，那算不輸不贏，再續十陣；若勝老達官贏六陣，則算你贏啦；若勝老達官贏四陣，那算你輸啦。你要贏了我們，我將珍珠燈雙手奉獻，將正犯幫犯全都獻出，我父子自背其縛，打窩主的官司。勝老達官若是輸了呢，老明公怎樣的辦理？請當面見教。」勝爺道：「閔老寨主，我要輸了，我自己到北京。自認我一人盜燈，我就說我是瘋魔，將燈盜出，已經摔毀，此時我明白啦，恐怕累及好人，故此我來投案。」閔老寨主道：「第一次我失信用，第二次我之徒弟誤事，此次你我當面言講，量雙方決不能失了信用。現有佛龕在此，內供古佛，咱倆各發洪誓，對佛燒香，如要失了信用，天誅地滅，必遭雷擊之報，雙方對古佛起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真英雄也。好好好，就此起誓。」這一燒香起誓不要緊，八十餘位老少英雄，要中五路薰香計。閔士瓊叫嘍卒取一封黃封香，打開黃封將香捻開，用火燃著，香火一尺餘高，遞給老寨主，閔士瓊接香炷在手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要燒香起誓。」說著話夠奔香池而來，雙手捧香，向東廊下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英你八十五人，就是鐵打銅鑄的英雄，大概也難逃五路薰香之計。我必將你等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有會金鍾罩的，搪不住寶刀。」諸公，這個薰香要是燃著了，難道他們八大名山的人就薰不倒嗎？列位，八大名山之人早聞上解藥了，台灣省的人，茶中白水中已經給下好解藥了。何為五路薰香計呢？乃是下五門的五路薰香，將薰香埋在香池底下，單等插黃封香時，故意將香火碰倒，以燃薰香。單提閔士瓊來至香池切近，方要向香爐內插香，就聽天棚上銅鐵網一響，一聲吶喊：「勝三弟留神五路薰香計！」勝三爺聞聽，趕緊取出寶馬平安散，大眾有帶著寶馬平安散的，也都向外掏瓶子，聞寶馬平安散。金頭虎喊道：「聞不著藥的可堵鼻子！」一句話說破了五路薰香計，閔士瓊氣哼哼將黃封香插於就地。大眾仰面向天棚上觀看，就見天棚當中一道閃光，立刻銅鐵網掉下一塊，人也跟著破網落於就地。眾英雄觀看：大腦袋猶如麥門，短頭髮二寸多長，長頭髮挽著髻，身穿藍布棉袍，又肥又大，本色是藍的，上頭補著各色的補丁，油膩多厚，腰間係定一條腰帶，是破布條草繩擰在一塊的，足下是麻草鞋，沒穿襪子，腳面與地皮一般，麻梗線串綁著草鞋，皮挺帶係腿腕，背後草繩綁著一個紫鯊魚皮刀鞘，真金飾件，真金吞口，手中執定寶刀。台灣省的石朗站起身形問道：「三千歲，此人所帶的寶刀，不是王爺的金背劈水電光寶刀嗎？」台灣大眾觀看寶刀，劍客道：「眾位莫疑，這是我暫借一用。皆因為赴會我沒有傢伙，完了事我還回寶刀，如眾位不嫌麻煩，完了事眾位給帶回去，我借刀時可沒有言語，我偷著摘下來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姓閔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燒香，要以燒香做鬧味之事，報應得更快。我勝三弟挨肩的九老，是我九個小兄弟，你們說十陣賭輸贏，那倒很好。」列位，劍客是怎麼來的呢？乃是跟台灣的人一塊兒來的，已經來到蕭金台兩天啦。劍客在蕭金台夜間竊聽，這是第二條絕戶計，如果勝英來時，先叫寨主與他談古論今，延到掌燈的時候，點五路薰香，將鏢行之人一网打盡，一個不留。劍客聽了個真而且真，故此隱在銅鐵網上，將銅鐵網的窟窿用手一分，又將天棚撕破一個四寸大的窟窿，附耳而聽。聽完了閔士瓊與勝三爺談古論今，方要向香池中插香，劍客大喊一聲：「留神五路薰香計！」將銅鐵網用寶刀削斷一塊，躍下天棚。

劍客與台灣省的人方說完話，對閔士瓊道：「十陣比輸贏，我先領教第一陣。咱就拿著這個傷天害理的香池先來一來，我將它舉起來，我舞一個花，別人能舉起來舞一個花，我舞兩個花，誰舞的花多，算誰贏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夏侯老義士，咱一言為定，請老義士不要多想。」閔士瓊遂問道：「西廊下哪位舉香池？」就聽西廊下有人答應一聲：「有！」隨著聲音縱出西廊子。韓秀剛要說兄長不可，韓忠早縱出來啦，攔也來不及啦。只見韓忠甩了大鑿，來到石香池切近，那石香池四五尺高，下邊的石腿三尺來高，匍匐石頭鑿的，韓忠下腰一向下蹲，伸出兩隻手，要舉石香池。東廊下蕭三俠、孟二俠、神刀將李剛向聾啞仙師問道：「此人舉得起來嗎？」道爺搖頭道：「他舉不起來。這宗東西有千餘斤，他身體高，總得蹲下，使不上勁。他伸出手去是端勁，那更端不起來，他是渾人。」韓忠此時托定香池底，用十足的力量較三次勁，石香池一歪，外面兩條腿抬起二尺多高，舉之不起。韓忠道：「我不得使勁，舉之不起。」兩廊下英雄哄堂大笑。閔士瓊又問道：「哪位還能舉石香池？」大少寨主閔德潤答道：「孩兒願往。」勒了勒皮挺帶，趕奔石香池前。大少寨主身高八尺，身比韓忠還高一尺，那香池四條腿三尺多高，他是更不得用力，一下腰手心朝上，奔香池底托去。李剛說道：「道兄，他可舉起來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他也外行，不會使勁，也舉不起來。」只見他用了兩三次力量，四條腿方然離地，他可站不起來，一退步將手撤出說道：「不得用力。」兩廊下群雄一陣大笑，大少寨主羞慚歸於西廊下。這二位沒舉起來，西廊下的群雄可就都不敢出頭了，精明的人，雖然有力也不敢出頭。劍客說道：「勝老三，你問問東廊下的人誰舉香池？」沒等勝爺問，就聽有人答道：「三大爺我舉。」劍客一看，乃是孟金龍，劍客狠狠瞪了金龍兩眼，心中說道：「師傅擺道，徒弟走，真渾蛋。」孟金龍將杵遞與金頭虎，金鼎龍頭擡遞與香五，走到石香池前，孟金龍到了此時就不傻啦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師傅這是玩花招，他小個得力，我們大個不得力。」遂說道：「師傅，咱們攆起來行不行？」

劍客說道：「你別跟著攆，你要不舉退回去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身高八尺半，不得用力，我退下去吧。」口中叨叨念念：「有勁使不上。」遂退歸東廊下。此時兩廊下三百多位英雄，無人敢舉，劍客說道：「沒人舉啦，看我的。」由背後撤去刀鞘，寶刀還匣，叫道：「金龍，與我拿著寶刀！」金龍說道：「師傅將寶刀送給我吧。我搶大山賊一個金鼎龍頭擡，我自己的降魔寶杵，奪下襯寶刀，我將賊們都宰了。」劍客說道：「胡說！寶刀是人家的。」劍客解開腰帶，脫去棉袍，兩廊下眾人一看，腰間攆著一個破皮兜囊，下邊的褲子破得一條一條的，肋骨條單擺浮擡，肉皮搭拉下多長來，骨瘦如柴，皮包著骨頭，要叫大風一吹，就許倒下起不來。走在石香池前，劍客身高三尺有餘，一下腰鑽在石香池底下去了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你們看看人家怎樣伸手。」眾人一看，劍客是揚胳膊托掌朝天去托底，正托香池當中。大腦袋三晃，石香池過於頂梁，舉起石香池，先向西敞廳走去，走到西敞廳前，將石香池向上一扔，扔起一尺多高；復又托住向北走去，走到北面眾英雄前，又將石香池扔起一尺來高；再托住翻身奔南走來，走了一個十字花，又繞一個圈，後又來到佛龕前，將石香池向地上橫著一摔，將香灰摔出，香池底下露出青黃赤白黑五色薰香。劍客道：「山大王沒有好良心，香灰都變五色。」語畢，向閔士瓊身前來道：「閔士瓊，你七十多歲啦，下此毒手，要將鏢行一网打盡，你看看鏢行十三四歲的小孩有多少？你真忍心哪？老猴崽子。我將你劈了！」說著話，伸手要用鷹爪力抓閔士瓊，眼看著就是一場群毆，血濺廳台。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趕緊攔阻。」

勝爺一看劍客的手奔閔士瓊去啦，勝爺趕緊將劍客的手捋住，說道：「大師兄且慢，還是十陣賭輸贏。」道爺也過來相勸，將劍客勸回東廊下。

勝爺遂與閔士瓊商議比賽二陣，第二陣有蓮花湖的韓忠、韓勇、韓猛、韓孝，由西廊下出來，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咱們跟他鏢行摔跤賭輸贏如何？」韓秀點頭，遂向閔士瓊問道：「我四位兄長要與鏢行摔跤賭輸贏，老寨主以為如何？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遂向勝爺道：「第二陣摔跤賭輸贏如何？」勝爺聞聽，雙眉緊皺，鏢行裡哪有摔跤之人？這一干老英雄俱都沒摔過跤，這

便如何是好？雖然沒有會摔跤的，也不好說出不算來，問道：「你們眾位哪位能摔跤？」話言未了，就見後面答道：「我會摔跤，在台灣沒人跟我摔，我淨跟柏樹摔。」語畢，金龍由眾人中走出來，將兵刃仍交與金頭虎賈明與楊香五，來到韓家弟兄四位面前。韓忠道：「咱是走著摔，還是摔遞招呢？」金龍將雙腿一叉，站在韓忠面前說道：「你摔吧，隨便。」韓忠一看傻英雄摔跤是外行，又著腿不能護襠，摔跤第一講究護襠。韓忠向前一進身，將孟金龍皮挺帶捋住，孟金龍並不動勁，韓忠捋著這皮帶向懷中一拉，紋絲不動，韓忠將右腿伸入金龍襠中，纏住金龍左腿，用肩頭一扛，這一招叫倒灌口袋，又叫老牛挺背，扛了三扛，背了三背，還是紋絲不動。大英雄當胸一掌，將韓忠一把抓住，用大腿一夾韓忠的腿，用平生的力氣向外一扔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出去吧！」這一扔不要緊，底下夾著的腿並沒鬆開，就聽咻咻一聲，韓忠右腿帶傷。西廊下眾英雄俱都一怔。道爺說道：「勝三弟，你攔著金龍別動手，韓忠的腿響的聲音，不是折啦，是摺了環啦。」

此時金龍方要動手，勝爺喊道：「金龍不許動手！」勝爺過來說道：「西廊下的賓朋過來兩位，將大賽主攙起，在下給他將骨環掛上。」過來兩人將韓忠扶起，勝爺伸手給韓忠將骨環捏好掛上。列位，這宗傷雖然不要緊，用手術捏的時候，比什麼都疼。韓忠熱汗直流，二人攙著韓忠向西跨院去活動去了。金龍喊道：「誰還摔跤，快過來！」列位，誰還敢摔？金龍喊了幾聲沒人過來，金龍說道：「告訴你們，有其師，必有其徒。那大腦袋就是我師傅，誰不服，過來摔摔。」勝爺道：「金龍不要誇口。」又對閔老寨主道：「二陣也承讓了。」

閔老寨主心中難過，說不出話來，此時林士佩過來，對閔士瓊說道：「老寨主不要為難，有林士佩在此。我若贏不了鏢行之人，不算英雄。舉石香池那不叫比武，比武還有講笨力的嗎？」語畢，用大斃，勒英雄帶，撤去背後鏢槍，掏出點穴鏢，叫道：「伯父，咱與勝老達官比武講拳腳，第三陣跟他遞拳腳，我奉陪。」閔士瓊向勝爺道：「你鏢行哪位可與林寨主遞拳腳比賽輸贏？」勝爺點頭，向東廊下問道：「鏢行賓朋，哪位可以與林寨主比賽拳腳？」眾人無有答言者，都知道林士佩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頭牛，其勇無比，勝爺連問兩次，無人答言。

林士佩微微冷笑道：「不論俠客劍客、回漢兩教，有能抬愛我林士佩的，我就能奉陪。」勝爺已經問了兩次無人答話，勝爺不得已，自己用大斃，勝爺方將大衣脫去，只聽歐陽二爺喊道：「唔呀，三哥，殺雞不用宰牛的刀！我與林士佩鬧著玩吧。唔呀，吾兒何在？」歐陽德叫道：「父親，孩兒在此。」歐陽二爺脫了馬褂皮襖，交給了歐陽德，又摘了頭上的帽子。棉鞋可沒脫，露出裡邊的衣服，鹿皮襖，鹿皮褲，緊了緊英雄帶，躍眾當先道：「林寨主，咱倆鬧著玩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來者可是大義士嗎？」二爺答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。人家待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知報之以德，我還要壞心害人家，哪有這樣的義士？我的名字叫天佑，我行二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二義士不要取笑。」此時金頭虎問道：「楊香五，二爺有本事嗎？別淨會玩笑吧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有點本事不大，小子你開開眼吧。」此時二爺天佑已與林士佩插拳動手，二人遠長拳，近短打，挨幫擠靠，閃展騰挪，躡高縱遠，腰似彎弓，走似蛇行，儼然電光一般，高處一縱一丈多高，矮處一坐，好似落葉，二位的武學平平，二人俱都是大花拳。動著手，歐陽二義士改了八卦行門拳，林士佩心中明白，立刻就換了招數，又按行門八卦拳敵擋；十餘回合，二義士又改為少林拳；然後又改彈腿門的拳，二人又戰了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；歐陽爺又改為猴拳，小架式。共合戰了一百餘合，二義士改了十二門拳腳。動著手喊道：「我不行啦！栽了筋斗，現了眼！我不行啦！」列位，武學的規矩，動手時應當提著氣，一語不發，歐陽二爺則不然，動著手直喊。嘍卒們已將香池搭走，二爺敗到古佛東邊，有一棵明柱，二爺靠住明柱，擠的歐陽二爺腳底下都踩柱腳石啦。

林士佩暗中皺眉說道：「這是勝英的左右臂，我若將他踢死，也可滅勝英之勢力。」就聽澎的一聲，一腳奔二爺下部踢去。

歐陽二爺使的是旱地拔蔥功夫，縱起六尺餘高，明柱是圓的，錚光明亮，歐陽二爺不但縱起六七尺高來，還將身形貼在明柱上啦，說了一句：「這凸兒裡涼爽。」兩廊下眾英雄俱各咋舌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背後有膠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這是歐陽門的絕藝，不傳外姓。全憑兩胳膊的力量，這叫靠山招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能貼一天嗎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這就是一口氣的時間。」

閒言少敘，此時林士佩這一腳正踢在明柱上，要是細柱子，這一下子就可以踢倒啦。林士佩靴子也綻啦，襪子也破了，林士佩右腳疼痛，當時右腳不能著地，左腿向後倒退。歐陽二爺向前一探身，雙手一拍明柱躍下，躍下明柱夠上林士佩說道：「唔呀，我抽你兩個大嘴巴子。」林士佩野馬分鬃式，雙手一分二爺的胳膊。你道，打嘴巴子是假的，林士佩這一分二爺的手，胸脯子可就交給二爺啦，縱起一腳，正踢在林士佩胸上，林士佩一條腿使勁，焉能站立得住？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林士佩手一按地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你這叫什麼招？武學裡還有抽嘴巴子嗎？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這是外國招，倒下了沒有？」林士佩長歎了一聲，回歸西廊下，叫道：「韓賢弟，你看我輸的多冤哪！玩玩笑笑，就輸給蠻子啦。唉，天要絕緣林道嗎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兄長不必愁煩。」遂附耳低言，說了幾句話，林士佩聞聽，立刻精神百倍，變愁容，換笑臉。

你道，韓秀說的也是一條絕戶計，蕭金台後山，有一個毒水寒泉，非童子不能下泉。韓秀低聲告訴林士佩說的是：「後山寒泉其水甚寒，刺人肌骨，人要下去，若毒氣入了毛孔必死，我與勝英較量，激他下泉，勝英必不含糊，他若中了此計，其死必矣。」林士佩故此精神百倍說道：「賢弟快用此計。若將勝英置之死地，那真是拔了我眼中之釘，目中之棘。我曾跟賢弟說過，大清國有勝英沒有林士佩，賢弟速用此計吧。」等到歐陽二爺歸東廊下，韓秀遂躍眾當先叫道：「閔老伯父，十陣咱們連敗三陣，吾請比賽第四陣。不用馬上步下，勝老達官曾頭探蓮花湖，二打蓮花湖，水性甚高，蕭金台後山有涼亭，亭子下面有寒泉，我與勝老明公，也不動手，也不打仗，我陪勝老明公探探寒泉，這也算一陣，勝老達官可能賞臉同在下探寒泉嗎？」你道，勝爺一世是能折不彎，連忙說道：「韓寨主別說是寒泉，就是那龍潭虎穴，只要有敢下去的，勝某就要奉陪。」

這叫剛強志氣，是惹禍招災的根苗，這要是賈明，一句話就完啦：「我不去。」韓秀以言語又激勝爺，對西廊眾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真叫人佩服，咱西廊下的賓朋，請二位到那裡觀看。」

林士佩明知是計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愚兄願往。」本山的二少寨主閔德俊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老者休矣。可惜風燭殘年，喪於寒泉之下。」閔德俊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韓兄長，小弟願往一觀。」林士佩、韓秀、玉面小如來，綠林道三位美英雄，要夠奔寒泉。勝爺在東廊下說道：「那位與老夫觀敵？」

話言未畢，站起二人：聾啞仙師諸葛山真、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

老二位站起身形，一個說：「貧道願往。」一個說：「貧僧願往。」閔士瓊明知勝爺必死，趕緊叫兩名嘍卒提燈引路，六位後面跟隨。勝爺在東廊下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夏侯兄長、孟二俠賢弟、蕭三俠賢弟、屠大哥、李四弟、七爺賈賢弟、眾位仁兄賢弟，千萬壓住了，別叫他們年輕的出首比賽，有什麼事，等我回來。」閔士瓊此時捻鬚竊笑，心中暗道：「今生今世，勝英你回不來了。你探寒泉好比長江水，一去不回頭。」二人打燈籠引路，六位後面跟隨，出離聚義廳，向西北而去。來到後寨門，開開寨子門，只見有些弓箭手，二少寨主報明嘍卒頭目，大眾出了寨子門，向正北而去。上了北山坡，踏陡壁山崖，走了些羊腸鳥道，出去裡許，前面有一山峰，山峰下當中有涼亭，三面敵著，北面有石頭作成的隔扇，東西兩面有漢白玉的欄杆，亭子是座北向南，進亭子有漢白玉的階腳石，兩旁有兩棵漢白玉石頭柱子，俱都猶如麥門粗細。兩個打燈籠的嘍卒將燈籠掛在漢白玉柱子上，韓秀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換水靠吧！」韓秀打開包裹，將大衣裳脫去，打開水靠。道爺一看，就是一怔：別位的水靠都是魚皮掛裡，油網子為面，惟獨韓秀的水靠則不然，油網子掛裡，魚皮在外，上身下身相連，就好像連腿褲一般。道爺遂叫道：「勝三爺請亭後換水靠去。」二位到了亭子後，勝爺將包裹放在就地，撤去鴨尾巾，脫去大斃，裡面靠身的衣服不脫，穿上三叉口的水靠，上身油網子網帕繡頭，頭戴月牙分水蓮子箍，卡好了脖領、袖口，勒上分水套，係上分水裙，水珠不能入內。水靠水衣穿戴齊整，道爺提藍布道服，由囊中掏出一物，好似一條腰帶子，一身的魚鱗，一丈餘長。老道拿著中間一抖，「撲楞」一聲，遞給勝爺，遂叫道：「三爺，你將此物係在腰間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此物何名？」道爺答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造的，並不是古人所傳，貧道杜撰的名字，叫『雙

龍門桿棒』。一頭有子午釘，專扛金鍾罩，能破鐵布衫；一頭龍口咬著一顆避水珠，成色雖不十分高，也能避得了水，將此珠放在水內，水不能浸入。」勝爺係在腰間，分水裙一蓋，並不顯露，聾啞仙師將勝爺的衣服包好，二人夠奔涼亭前。此時韓秀早已換好水衣水靠，韓秀說道：「明公，你先下泉，我先下泉？探一探深淺，絕不動手較量短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山油鍋在前，我也不能落他人之後。」勝爺由柱子上摘下一個燈籠，登台階石。借燈光觀看，漢白玉石頭鋪地，寒泉如同今日鄉間的大水井一樣，用漢白玉石鑲著口，勝爺在東面上向下看，冷氣襲人，如同三九天的寒風相似，水距井口一丈三四尺深，水色紅混，直向上冒水花。列位，活魚往裡一放，一個時辰，就漂上來而死。勝爺看畢，仍將燈掛在漢白玉柱子上，勝爺此時覺著兩腿發木，抬頭一看亭子裡外，全都油漆彩畫，頂上有一根架海，是大紅油漆的，此亭子有三間房子大小，那架海上掛一尺多厚的冰霜，乃是寒泉冷氣凝結。勝爺心中暗想：此水必然涼能入骨。勝爺平生真沒見過這樣的泉水，諸公如其不信，上大西洋國去有道河，其水紅而混，多大水性的人，下去不能上來。閒言少敘，勝爺看罷，倒吸了口涼氣，呆呆發怔。韓秀在亭子外用言語激勝爺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如懼此水，可另換別位前來探寒泉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懼怕此水，難道鏢行別位就不害怕嗎？虎穴龍潭，我勝某自己闖，還能叫別位冒險嗎？」老英雄說罷此話，下腰就要下泉，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老匹夫可要完啦。」韓秀心中思索：可惜勝英一世威名，喪於寒泉之內。本山的二少寨主心中難過：勝英可惜，替天行道之人，落得這樣下場。道爺口念無量佛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峰西北面一聲吶喊，童子聲音：「勝三哥別下泉，小弟來也！」勝爺抬頭一看，山峰上一人，一下腰跳下。勝爺看此人，一身藍布衣服，來至勝爺切近，遂叫道：「三哥，快下亭子！」大眾觀看此人，一身小衣服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手中提著藍布包裹，年方十五六歲，眉清目秀，白臉面，有句俗語：眉清目秀，性兒柔，柔而不剛。勝三爺與道爺俱都納悶，此人十五六歲，為何口稱勝三哥？勝爺問道：「壯士何如人也？」少年人笑答道：「這道長必是二師兄諸葛兄長，這位和尚必是弼昆師兄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更不明白，少年又說道：「三位師兄大概不認識小弟，我有一信，三位兄長一看便知。」說著話遂由貼身衣服內，取出一個白紙包，打開白紙包兒，裡面又有一層油紙包兒，打開了油紙包，取出書信，雙手捧著，口中說道：「勝三哥觀看。」此時已有三更天，紗燈不甚亮，勝爺看不甚真，勝爺遂走至東邊柱子底下，借燈光觀看，只見上書「勝英賢契收拆」。在一旁有行小字：「寄書之人係汝之師弟葉伯紘。」勝爺看畢，叫道：「道兄！你看看。」

道爺一手拿著書信，一手打稽首，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老師的親筆。弼昆賢弟你看看。」和尚一看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：「老師的親筆。」道爺心中暗想：「三太他們都要收徒弟啦，您還給他們收小師叔呢。老師你當閉門啦。」葉六爺遂說道：「我五哥早來了半月，我五哥叫飛天玉虎蔣伯芳，慣使一條亮銀盤龍棍，乃是萬人不敵之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為何沒見呢？」葉伯紘又說道：「老師兄您先別著急，您給我介紹介紹綠林道的朋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倒疏忽了。」遂對韓秀說道：「這是我師傅的道童，跟我恩師學了二年技藝，也算是我的師弟。二位見見，要多多親近。」又給林士佩與本山的少寨主介紹，勝爺說道：「此位是本山的二少寨主，玉面小如來閔德俊。」二人彼此一見，各施一禮，暗中都有相愛之心。葉六爺說道：「韓寨主，探泉乃是小孩的事，我老哥這大年紀，焉有工夫兒戲呢？我替我老哥探泉，有大事再叫我老哥出首。」林士佩心中說道：「這是勝英的替死鬼。」葉伯紘又說道：「三位老哥哥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您下去怎麼上來？這不像鄉間的井，兩足可以踏井磚而上，這寒泉四外都是泥土，方圓一丈有餘；不掛上挽手，怎麼上來？我先掛上挽手，然後換水衣水靠。」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五鈎如意抓，三尺六寸鋼鏈子，有大拇指粗，一丈二的棉花線繩，水深夠不著，又接上一根麻繩，五鈎如意抓一抖，先將架海上冰霜抓落，然後又一抖抓，五鈎深入架海內，將繩往下一放，離水皮一尺有餘。韓秀一看，此人太精明啦，還沒下去，先打算上來。葉六爺將繩放下去，叫道：「三位兄長，此繩是我之命，若給割斷，我命休矣！」囑咐已畢，又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探泉先別向井口裡看，一向井口低頭，寒氣先將你的臟腑侵了。」語畢，一縱身來到井口，就要到寒泉。

列位，葉伯紘與蔣伯芳是怎麼來歷呢？大明末帝，有一位范老大人，官居文華殿大學士，至明朝十三帝崇禎時，有功不賞，有過不罰，只鬧得天下洶洶，刀兵四起，范老大人屢次上本，崇禎爺不納，范大人告疾還鄉，回到原籍江夏縣。老大人樂守田園，施捨濟眾，冬舍棉衣，夏舍暑湯，買鳥放生，修橋補路，窮不能娶者助資，貧不能葬者助衣裳棺柩，舍義地三頃六十畝。范老大人一日正在書齋看書，忽聽鏗鏘的聲音，遂問下人道：「是何處來的聲音？」下人答道：「有一位老道，現在外面化緣，不吃不喝，坐了三晝夜啦。」范老員外命家人送錢送食，俱都不要，只求見老員外一面。下人將此話一說，范老員外說道：「欲見一面，有何不可？」老員外遂出離府門，一看老道在門前打坐，藍布道服，楊木道冠，楊木簪子別頂，鶴髮童顏，道骨仙風，真有逸世離塵之儀容；半尺長的黑鬚，娃娃臉，范老員外未看明白，他乃是返老還童。老道遂對員外說道：「唔呀，貴人已至。」范老員外問道：「你要化什麼物件？」道者答道：「我要化老員外四口壽木。」員外問道：「出家人化壽木何用？」老道答道：「江夏縣南門外有一座廟宇，內寓難民二十餘家，一家男的死了，一家女的死了，活著的還全都染病，貧道給他們診脈，已經病人膏肓，不能挽救了，故此化您四口壽木。」范老員外答道：「果然是真，我必舍四口壽木。」遂叫老院公同道人前去察看，真是有兩家，不但死了一男一女，活著的還病在稻草之中，一家有一個小孩，一個四五歲的，一個五六歲的。老管家遂問那有病的貴姓，那病了的婦人答道：「姓葉，小孩已經四歲了。」又問那家男的病人貴姓，那男人答道：「姓蔣，小孩已經六歲了。」再問家鄉住處，可就說不出話來了，兩眼一閉，咽了氣啦。老管家悲傷之甚，回到府中，多加了些美言，范老員外遂叫老管家買了四口棺材，四身壽衣，給他兩對夫妻俱全合了葬，並立了石碑，一葉氏之墓，一蔣氏之墓，兩墳相隔一丈餘遠。安葬之後，就剩下蔣家的孩童六歲，葉家孩童四歲。江夏縣有一家中等的財主，是絕戶，就有人給財主家送去，那財主家聽說，小孩的大人是瘟症死的，恐怕傳染，俱都不要。老道將兩個小孩攜至松竹觀萬笏山，老道給兩個小孩一診脈，並沒有瘟病。道者就是老劍客艾蓮遲，平生傳了四個徒弟：大徒弟鎮三山夏侯商元，二徒弟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，三徒弟帶藝投師，就是勝三爺，四徒弟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且說道人將小孩帶到廟中，不到兩個月，兩個小孩身體已經強壯了，閒暇無事，教授武術，給四歲的小孩起名葉伯紘，六歲的起名蔣伯芳。伯芳愛棍，伯紘愛水，兩個小孩這一練功夫，又肥又胖，老劍客一歡喜，給葉伯紘起號承龍，伯芳起號飛天玉虎。

光陰如箭，日月如梭，蔣伯芳已十五歲，梳著兩個小抓髻，六七歲時使木棍，及至十四五歲換了鐵棍，在十五歲時，有一日五更天降大雪，伯芳用竹掃帚打掃山門外的大雪，風刮得雪堆積有七八尺高，伯芳打掃那堆雪，見雪中埋著一個死人，伯芳遂報告了老道，老道來到跟前，一摸此人尚有氣息，艾道爺說道：「此人有病，與你兩人前世有緣，你可以救他，將他搭在空室內，給他灌點姜湯。」伯芳說道：「不用搭，我一個人就將他提到屋中去了。」提到屋中，姜糖水一灌，又用棉被一蓋，工夫不大，此人甦醒過來，遂說道：「我是杭州府人氏，在東門外開雜貨鋪，我由三四歲時得了心口疼之病，都說是心疼。」列位，沒有真心疼的，那全都是胃氣疼。三國時有一位心疼的，他乃是真心疼，一句話沒說完，就心疼而死。真心疼沒有法治。閒言少敘，此人姓董，雙名世興。艾道爺診脈，給開了方子，打發人照方抓了三付藥，董世興雖然甦醒過來，仍然臥牀不起，蔣五爺遂給他煎藥，侍奉兩月有餘，病體痊癒，董世興遂說道：「我的姐夫做外官，給我打來信，叫我到任上另謀生意，我這是前去投親，杭州的買賣已經關閉。我到了任上，我姐夫又榮升到雲南貴州去了，我起早多趕路程，正適天降大雪，來到廟前，天氣寒涼，我打算叫開廟門暫避風雪，當時犯了老病，我將小包裹一拋，倒於塵埃。我已經人事不知，道爺救了我的命，我再生不忘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是我救的你，乃是我的小徒蔣伯芳救的你。」此人遂說道：「如此我與令徒結為異姓兄弟，請道爺給主盟。」道爺也甚願意，遂給二人主盟，結為生死之交，董世興十六歲，長伯芳一歲為兄。世興遂欲仍返杭州，重整買賣，臨別之時說道：「兄弟救我一命，我若有寸進時，必報賢弟之恩。」又說道：「並且我回杭州，川資尚且短少。」伯芳說道：「我有三年的體己錢，現在未花，是我每天十二支點心錢。盟兄你用此錢作盤費吧。」世興也不客氣，將錢接過去，說道：「愚兄將住址給兄弟留下，乃是杭州東門外，座南同義合雜貨鋪。倘若愚兄發達之日，定不忘賢弟。」董世興拜參了神像，又謝過道爺，二人才灑淚而別。此段文字並非閒談，後來必有用場。

光陰似箭，轉瞬三年，伯芳力氣已足，艾道爺給打了一條亮銀盤龍棍，叫道：「伯芳，你已長大成人，可去江蘇十三省總鏢局找你勝三哥，你師兄弟六人，就是你勝三哥忠實，現為俠客，你在那裡跟他學行俠作義。」蔣伯芳聞聽，不忍下山。

老道說道：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。」伯芳無法，遂叫老師開了住址，夠奔江蘇而來。葉伯紘見師兄走去，在廟內無精打采，艾道爺遂說道：「你也該出世啦，你也去十三省總鏢局吧，你勝三哥他們都受了戒啦，下山不准回廟，每年我遊方，與他們見面。你下山後仍許回廟，為你無家無業。我給你寫一封書信，到在那裡，你師兄如見我面一般。」伯紘含淚拜別恩師下山，沿路上聽說勝三爺蕭金台盜萬壽燈，英雄心中暗想：我何不到蕭金台盜出萬壽燈？我這一出世，豈不是壓倒群雄？英雄遂夠奔蕭金台，不走山口，到蕭金台的客廳，聞聽閔老寨主與四湖之人（蓮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）韓秀、曹榮等密議：「藥酒、薰香若失敗，叫韓秀請勝英探毒水寒泉，乃是第三條絕戶計。勝英若死，鳥無頭不行，他的手下人就亂了。」葉六爺聞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遂先來到後山，自己暗中探明寒泉，單等勝三爺來探寒泉時，我再露面。是夜三更來天，勝爺方要下泉，要緊關節之時，葉六爺出首，替勝爺探泉，鎮住萬丈翻波浪韓秀。

且說葉六爺一縱身來到泉口，向下一躍，丹田一較勁，下泉用手一托水，一丈有餘；三托水到水底，四丈餘深，來到水底，開目視物，看一丈四五遠。葉六爺在泉一打轉，在西北角有斗大一穴，裡邊有一水鱗，粗一尺有餘，紅顏色，吐出信子有尺餘長，穴口外，透亮白，葉六爺用手一把抓下一塊，掀開分水裙，裝入油布口袋。列位，葉六爺抓的乃是冰片。抓下之後，葉六爺用手一按水，向上而起，水鱗昂首奔葉六爺而來，葉六爺已經出水，倒繩而上，乃至上面，回頭向下一看，惡鱗腦袋出水二尺餘，鱗方打水裡出來，氣力不足，若是緩過氣來，惡鱗就可以將人吸回去。葉六爺上了泉口，一縱身形，上了亭子。三老一看葉六爺，美玉臉像似紫茄子，勝爺問道：「六弟，覺著怎麼樣？」美英雄搖頭不語。勝爺攬著六爺轉了兩個大彎，六爺緩過這口氣來，說道：「好涼的水呀！」韓秀木雕泥塑，暗中大吃一驚。葉六爺叫道：「韓寨主，此水四丈餘深，水底雪花白。」說著話，由口袋內取出冰片說道：「此物為憑。」

遞給韓秀，韓秀接過來，就覺著胳膊上冒涼氣，韓秀又遞與葉六爺，葉六爺帶在兜囊中。韓秀問道：「葉鏢頭，裡邊有何物件呢？」葉六爺說道：「任何皆無。」韓秀問道：「那塊白的從何而來呢？」葉六爺答道：「大概此泉出寶。」原來，韓秀最怕蛇，韓秀若看見尺餘長的蛇，就驚惶失措。列位，人生在世，天然的性情，各有所長，葉六爺若告訴韓秀水底有水鱗，韓秀絕不敢下泉。韓秀問葉六爺水底有何物，葉六爺說水底並無他物。韓秀將水衣水靠繫好，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就借令師弟這條挽手吧，他若拿下來，我還得再掛挽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，何必問呢？」韓秀叫道：「林大哥、閔二弟，這個挽手一斷，我命休矣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你放心下泉，絕沒有動這條繩的。」韓秀來到泉口，丹田閉著氣，躍下寒泉。

韓秀跳下寒泉，用手一托水，墜下一丈多去，那水鱗正在水中尋人呢，韓秀向下走的時候，就見大鱗昂首吐信子。韓秀一看，真魂皆冒，趕緊向上起，大鱗隨著也跟上來了，韓秀方出泉水，一掙挽手，大鱗也出水了，一張口，將韓秀左腳腿子咬住，韓秀顧不得別的，仍然向上攀繩，將水鱗帶出水五尺餘，韓秀左腳一蹬，復又一抖，水鱗落於水內，韓秀的水靠及貼身的褲子俱都被鱗咬斷。韓秀上了亭子，桃花臉變成青色，不能動轉。

林士佩上亭攬韓秀，攬到亭子外，林士佩攬著韓秀轉了十幾個大彎，韓秀緩過這口氣來，長歎一聲：「嚇死人也。」韓秀遂向勝爺說道：「明公令師弟可不對，水內有一尺餘粗的一條水鱗，長有數丈。」沒等勝爺答話，葉六爺說道：「水鱗怎麼不傷我呢？」韓秀說道：「你能避五毒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韓秀寨主！有什麼事大廳裡面談吧。」此時，勝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了，葉六爺的水衣水靠也脫下去了，惟有韓秀穿著水衣水靠而走，連打燈籠的嘍卒，又加上葉六爺，共合九位，奔大廳而來。韓秀跛著一條腿，跟隨眾人，進了後寨門，來到聚義廳，閔士瓊老寨主捻著花白鬚鬚，得意洋洋，淨等嘍卒前來報老勝英死於寒泉呢，然後再看東廊下八十餘人怎麼辦。老寨主正然暗中思索，就見兩個嘍卒打燈籠回來，老寨主察顏觀色，不問可知，鏢行人未受害，只見勝爺面帶喜色，又見勝爺身後有一個小孩，一身藍布的衣服，俊美異常，再看後面韓秀，通身水靠未脫，跛著一條腿，劍眉直皺，不問可知，三條絕戶計，第四陣又輸。

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，此人隨我恩師學了幾天技藝，也算是我師弟。」遂指葉六爺對閔士瓊道：「此人姓名伯紘，號叫承龍，人稱海底撈月。」葉六爺向前打躬，閔士瓊抱腕當胸，勝爺又說道：「方才我師弟代我探了寒泉。」葉六爺遂對閔士瓊說道：「探泉乃是小事，我替我師兄辦了。」語畢，從衣袋中取出冰片，遞給老寨主道：「此物為證。」閔士瓊接過冰片，就覺著半身發冷。老寨主又問道：「韓寨主探泉如何？」韓秀氣得說話都打了哆嗦啦，說道：「老寨主請看。」將腿一伸，就見腳腿子被蛇咬得都脫了皮啦。老寨主問道：「這是怎麼的？」韓秀就將探泉的情形報告一回，西廊下群雄聞聽，俱都愕然。勝爺說道：「第四陣探泉，可承讓了？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那是當然鏢行贏。」語畢，將冰片遞給葉六爺。閔老寨主又說道：「天已不早，請諸位用過酒飯，有什麼再說。」勝爺並不客氣，歸座吃茶。閔老寨主遂暗與八大名山的群雄商議：「如今輸了四陣，若十陣賭輸贏，必然俱都輸與鏢行無疑。」閔士瓊又說道：「咱們想法子愚弄勝英，不與他十陣賭輸贏才好。」此時，眾人俱用過了飯，休息的休息，出恭的出恭，東西兩廊外面就是廁所，可不能出蕭金台。

次日天明二十九日，漱口、淨面、吃茶，不必細表。

及至擺好酒席，大眾入座，酒過三杯，閔士瓊問道：「鏢行眾英雄因何至此？」勝英答道：「為萬壽燈而來，如不得回萬壽燈，勝英不離蕭金台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明公約的高人甚多，我們打皇宮內院竊來萬壽燈，勝老明公，你能在敝山也盜萬壽燈嗎？定一個日期。」勝爺平生不會竊取偷盜之事，勝爺未答一言。大義士天佐答道：「但不知放燈之處，有消息埋伏沒有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並無消息。但是放燈之處非常堅固，不好出入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沒有消息，我就能偷。你我大家吃完飯，同去看放燈處所。」吃完了飯，勝爺率領鏢行三十餘位，閔士瓊也率領八大名山的出色人物三十餘位，勝爺與閔士瓊並肩出離了西角門，向西走過三道寨子，再向北有兩層院落，再向北去，有翠竹林一道，竹林中有甬路，穿過翠竹林有北房三間，東西南北圍著房有八棵天棚竿子，上邊有橫豎竿，天棚架子相似，天棚竿上掛銅鐵網，銅鐵絲有綠豆粗細，能工巧匠擰成核桃大的窟窿，四週圍刨下坑去，銅鐵網入地二尺多深，方磚鋪地。閔寨主用手一推天棚竿子，就聽四外鈴鐺響，網之四週有個響鈴，網一顫鈴鐺便響。這八個鈴鐺在網裡面，有鴨卵大小，二少寨主手拿一細白蠟竿。此時已分時候，大眾觀看真切之甚，這三間北屋門窗戶壁都是鐵的，窗櫺上不糊紙，乃是青石護窗板，都是妙手石匠所造，那青石板四週都有卡口，空氣都不通。老寨主叫德俊用白蠟竿子敲護窗板，護窗板一響，裡面有人將護窗板打開。屋中人乃是閔士瓊的徒弟，聞聽白蠟竿敲開板的聲音，遂將青石板向上一托，用鋼鉤一掛，打開了四五塊石窗板。正當中設立一座柏木台，南東西三面紅油漆欄杆，打東北角上台，台上有一個八仙桌大的鐵箱子，箱子口向外，箱子上有銅飾件，鎖頭鎖著，黏著三寸寬一尺長的封條。

閔士瓊叫道：「王強將鎖開了，與眾位觀看珍珠燈！」這守燈的是老寨主第三十七名徒弟，名叫雙錘將王強。那王強聞聽老寨主吩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由兜囊中取出鑰匙，鐵箱旁邊有一個水瓶兒，是早預備浸封條的，將封條用水浸濕了，揭下封條，用鑰匙將鎖開了，一手掀開箱子蓋，一手提珍珠燈的金鏈，大眾隔著網向內觀看，王強將珍珠燈四面俱都朝外，給大家觀看，真是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大義士叫道：「三哥，這回珍珠燈不假。」白子玉的藕芽，壁壘的荷葉，寶珠用真金線穿著，花籃底下，一根金線穿著一顆珍珠的燈籠穗。老寨主對鏢行人問道：「眾位可曾將燈看明？」大眾說道：「已經看明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王強，將燈收起來！」王強將燈放在箱內，鎖好鐵鎖，復又黏上封條，然後王強向箱子上一坐。閔士瓊對勝爺道：「盜燈時不許用薰香蒙汗藥，不准叫網上鈴鐺響，不准叫屋內的人知道，不許挖窟窿，勝老達官能盜燈嗎？」勝爺不諳偷盜之事，未敢答言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能偷，我叫賊魔，專講究偷盜。但不知多少日期？可得限長才能行呢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一個月兩個月均可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日期太長啦，我等不了，我怕受了急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十天八天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十天八天我也怕受了急。」閔士瓊說

道：「一個時辰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一個時辰，你看我進去偷去行啦？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大義士自便吧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今天是二十七日，七月初一日為限，雞鳴時偷出來。我若至期盜出，你當如何？」

閔士瓊答道：「你如盜出，我父子自備其縛，打正犯幫犯的官司，絕不食言。如果你要至時不能盜燈呢？」大義士答道：「至期盜不出燈來，官司我勝三哥打，就說我三哥自己盜的燈，已經損壞啦。到那時我在聚義廳自刎一死；如若不死，你叫我閔天佐，我就不姓歐陽啦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咱二人擊掌吧。」

大義士說道：「擊掌吧。」閔士瓊背後林士佩說道：「老寨主別跟歐陽天佐擊掌，跟勝英擊掌。」大義士舉著手，閔士瓊又不擊掌啦，惹得眾人大笑。閔士瓊對勝爺道：「我與勝老達官擊掌。」勝爺過來擊完掌，大義士說道：「你們可得管我吃喝。」

閔士瓊說道：「蕭金台廚房，隨便吃喝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德俊，今日傳知東北角更夫，定更鑼響，人不准下更樓。西北角兩點打更，西南角三點打更，東北角四點打更。梆鑼一響，俱都不准下更樓，五更止住。蠻子若是裝神鬧鬼，不必驚恐，由今天夜間起，打到七月初一五更為止。」兩造的英雄俱歸聚義廳，只留下蠻子，這一來勝爺又被賊人愚弄了，白贏了四陣，作為無效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！十陣賭輸贏，白贏四陣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我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